

阿爾巴尼亞遊記

格·古里亞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阿爾巴尼亞遊記

格·古里亞著 丹明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183-2

書號 741 地理 24

阿爾巴尼亞遊記

著 者 [蘇聯] 格·古里亞
譯 者 丹 明

青年 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門外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2 7/8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56,000

印數 1—1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8號

定價(6)二角七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格·古里亞是蘇聯作家，著有“薩根的春天”。一九五二年秋，作者以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團員的資格，赴阿爾巴尼亞參加“阿蘇友好月”，本書就是他在阿爾巴尼亞遊歷的見聞錄。作者通過他在工廠、農村、文教機關的參觀和訪問，真實地描繪了阿爾巴尼亞的過去和現在的面貌，生動地反映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在爭取自由與進行和平建設的鬥爭中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熱情。本書所介紹的阿爾巴尼亞的史地知識，也有助於我國讀者對阿爾巴尼亞的了解。

本書原名：“在什基別里亞國”

Г. ГУЛИА
В СТРАНЕ ШКИПЕРИИ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ЛЕНИНГРАД

八月的早晨

八月的太陽照進房裏，但陽光並不暖和，因為莫斯科的夏天是涼爽的。

孩子們在寬敞的庭院裏玩耍。一大清早，他們就嘰嘰喳喳地吵鬧起來了。

人們急急匆匆地走出這座有好幾層樓的大廈，他們有的去趕地下電車，有的去趕公共汽車，也有的去趕有軌電車或無軌電車。工作日開始了。

清晨灰濛濛的薄霧慢慢地消散。呈現在眼前的莫斯科是遼闊而高大的。克里姆林宮鐘樓上的紅星，在陽光中閃耀。新建成的多層建築物的尖頂，泛着銀灰色的光亮。鳥兒在晴空飛翔……

在這八月的早晨，我的心已經飛到了我們這批蘇聯文化工作者就要去的那個國家。我們是應邀到阿爾巴尼亞去參加阿蘇友好月的。

我打開一張不大的地圖。瞧啊，這就是阿爾巴尼亞，它在巴爾幹半島西南部。我們將先搭車到敖德薩，再從敖德薩坐船到都拉索。都拉索是阿爾巴尼亞靠亞得里亞海岸上的一個

港口。旅途上得花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我們將要渡過黑海，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駛入馬爾馬拉海；再經過達達尼爾海峽，航行在愛琴海上；最後，我們將繞過泰那隆角（馬他班角），進抵愛奧尼亞海和亞得里亞海。

到了晚上，快車已經載着我們，向我們遼闊祖國的草原地帶奔去。莫斯科的萬家燈火，依戀不捨地向我們送別。燈火一閃一閃的，不會比天上的繁星少……

我們就這樣踏上了到阿爾巴尼亞去的旅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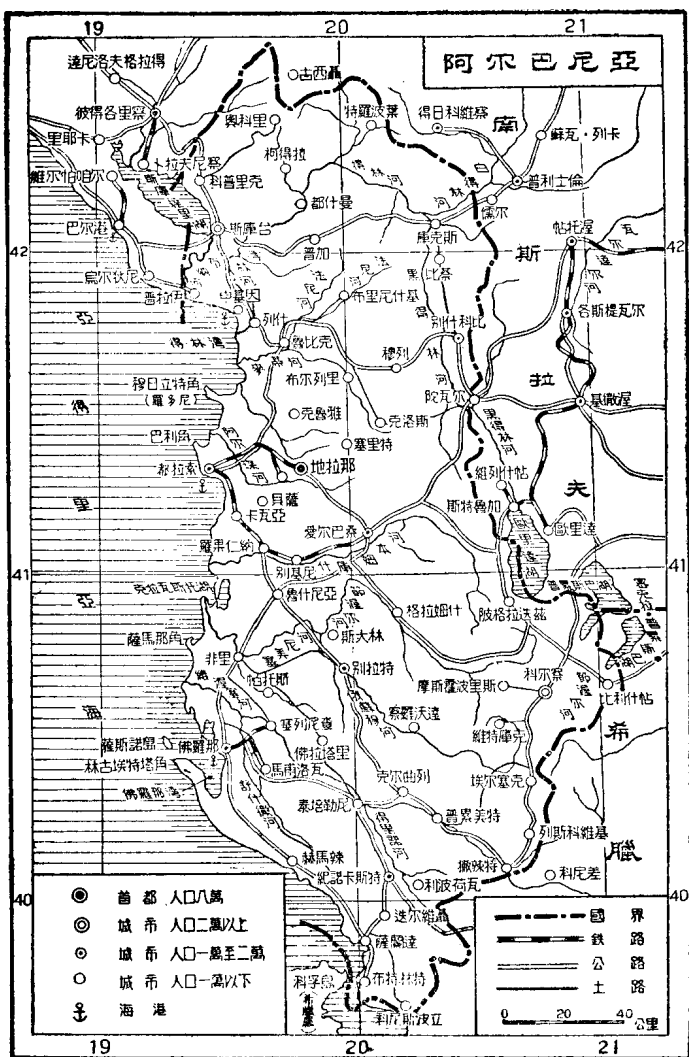
我知道，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差不多是個山國。沿海一帶，氣候溫和，可是在高一些的地方，在叢山中，氣候却很惡劣。

阿爾巴尼亞民族是個古老的民族。據學者們說，這個民族的祖先是伊利里亞人。早在公元前兩世紀，伊利里亞就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羅馬軍隊經常有近三分之一的數目駐紮在這裏。伊利里亞好像是個軍營。當時，伊利里亞的中心是斯庫達里湖畔的斯庫台城。

但是，伊利里亞和羅馬帝國一樣，早已不存在了。伊利里亞的語言也早失傳了。

阿爾巴尼亞語，雖然有很多斯拉夫語和拉丁語的語根，但它和歐洲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一樣。

阿爾巴尼亞人口不多。全國現有一百二十萬人。可是僑居在外國的人，數目却相當可觀。在南斯拉夫的柯索沃和梅朵希亞兩省，在意大利的南部，在希臘、土耳其、埃及、美國，甚至於在澳大利亞，都有阿爾巴尼亞人的足跡。這是因為



阿爾巴尼亞以往的生活非常艱苦，所以有很多阿爾巴尼亞人跑到外國去。

這個國家很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跟外國侵略者不斷流血鬥爭的歷史。希臘人和羅馬人，拜占庭人和塞爾維亞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曾侵擾過這個國家。土耳其的蘇丹，幾乎把阿爾巴尼亞蹂躪了五個世紀。土耳其人企圖征服並同化阿爾巴尼亞人。這是阿爾巴尼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阿爾巴尼亞有句諺語說：“緊跟着寶劍來的是宗教”。土耳其人迫害基督教徒，用烈火和寶劍來傳播他們自己的宗教——回教。

土耳其人把這個國家分割成許多小王國，由蘇丹直接管轄。

阿爾巴尼亞曾經不止一次地起來反抗壓迫者。阿爾巴尼亞曾經出了不少著名的領袖。十五世紀中葉，有一個喬治·卡斯特里奧基——外號叫“斯坎德培”的，曾領導起義，反抗土耳其人。

由於阿爾巴尼亞人民再接再厲的鬥爭，土耳其人的統治，終於在一九一二年結束了。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心裏激起了新的希望。

阿爾巴尼亞人民，對於未來的自由，也滿懷信心。阿爾巴尼亞的工人和農民，爲了反抗本國的壓迫者和他的外國主子，曾進行了無數次的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十五年，阿爾巴尼亞由暴戾的國王阿赫梅特·索古這個大地主統治着。他是在西歐帝國主義分子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的。

一九三九年，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的軍隊侵入阿爾巴尼亞。到了一九四三年，希特勒匪幫又接替了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

蘇聯人民對希特勒匪幫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也給阿爾巴尼亞人民帶來了自由。一九四四年，蘇軍一到巴爾幹，就使巴爾幹國家的人民獲得了解放，阿爾巴尼亞人民解放軍，在蘇聯軍隊的幫助下，粉碎了佔領軍，肅清了祖國境內的敵軍。

每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爾巴尼亞人民都要慶祝自己國家的解放紀念日，這是他們從德意法西斯佔領者和本國賣國賊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日子，是他們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日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阿爾巴尼亞宣佈成立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列車繼續前進，不停地前進——經過基輔，經過烏克蘭草原，直奔黑海海邊……

下面，我打算把我在沿途的和在阿爾巴尼亞的所見所聞，講給我的年輕讀者們聽。

在 敖 德 薩

“到站啦！”列車上的乘務員對我們宣佈。

雖然是清早，但是天氣很悶熱。南方的太陽，熱辣辣地照

晒着。

我們一踏上月台，就看到新建的敖德薩車站大廈。原來的老車站，同這個城市的其他許多建築物一樣，已被希特勒匪幫破壞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南綫的希特勒匪軍節節潰退，敖德薩終於被蘇聯軍隊解放。這次攻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軍在南綫展開攻勢之後，接着繼續向西方和西南方挺進，解放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到了十月，戰事已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國土上進行。

希特勒統帥部不得不趕快把軍隊從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境內撤走。

阿爾巴尼亞的愛國志士們，在蘇軍節節勝利的鼓舞下，加緊了對侵略者的鬥爭。這次戰鬥，終於取得了對希特勒匪幫的勝利……

我眺望着被火熱的太陽照射着的敖德薩，心中暗自想道：

“敖德薩，你的解放者，也曾經去幫助過遠方的阿爾巴尼亞兄弟，使他們獲得了自由和幸福！”

敖德薩的居民，已經醫治好了戰爭所帶來的創傷。現在的城市，比從前更加美麗了。

在普希金大街上，普希金住過的房子現在已經修復得很可愛了。從前伏朗卓夫辦公廳的那幢房子，也保存下來了。偉大的詩人，曾經在這個辦公廳裏工作過的○。

○ 一八二三年六月，普希金靠着朋友的協助，被調到敖德薩，在諾伏羅西亞邊區總督伏朗卓夫伯爵的辦公廳服務。——譯者註

大家都知道，在敖德薩，普希金寫成了“巴赫契薩拉依的噴泉”。他還在這兒寫了長詩“茨岡”和“葉甫蓋尼·奧涅金”的頭幾章。

敖德薩歌劇院，是我國最富麗堂皇的歌劇院之一。這個劇院的音響傳達情況，世界上沒有一個劇院能趕得上它。這個歌劇院，值得敖德薩人引以自豪。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九日，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劇“鐘形皇后”初次上演那天，敖德薩人就是在這個歌劇院裏向他慶賀的。

敖德薩的居民，都很喜歡本市的一條大街——德里巴索夫大街。這條大街又熱鬧又漂亮；我想，即使是只到過這裏一次的人，也會對它念念不忘。從海濱林蔭大道上眺望，港灣的景色歷歷在目。寬闊的石級自上而下，直達海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的日子裏，沙皇軍隊曾在這條石級路上，對那些歡迎“波將金”鐵甲艦起義水兵的和平居民開槍射擊。但是，鐵甲艦上的水兵，勝利地高舉着革命的紅旗，開進港口……

我們很有興趣地參觀了一尊重達二百五十普特[⊖]的大砲，它是從英國戰船“老虎”號卸下的。這艘英國戰船，是在一八五四年的某次戰役中，被俄國的海防砲擊沉的。

敖德薩是一個很大的港埠。輪船可以從這兒開往所有的海洋。著名的蘇聯捕鯨船隊，從敖德薩的港口啓錨，開往南極。這些船隊滿載而歸的時候，也在這兒靠岸。

我們向阿爾巴尼亞航行的旅程，將從敖德薩港開始。

⊖ 約合四千一百公斤。——譯者註

……次日清晨，我們的輪船啓程了。

整個敖德薩——從方且噴泉地到別列舍比防波堤，都呈現在我們面前。黑海的綠油油的海水，在船尾翻騰，向後退去。海鷗在海面低低飛翔。牠們能靈巧地把旅客扔給牠們的碎麵包抓住。

輪船開到了羅馬尼亞的康斯坦薩港。

我們在黃昏時分駛過孤獨的費道尼西島。一七八八年七月，我國傑出的艦隊司令烏沙柯夫，曾在這個孤島附近，打敗土耳其將軍，加桑艦長。

博斯普魯斯海峽

天色陰沉，刮着風。海浪一起一伏，波濤洶湧。下起雨來了。輪船開始在康斯坦薩港以南的海上晃盪起來。

我們駛過羅馬尼亞沿海的城市，這些城市有許多造得很舒適的潔白建築物。我們還路過華西里·羅埃塔（從前的卡門·西里瓦）和曼加里亞療養地。

海岸逐漸高和險峻起來。我們不久就開進保加利亞海面。下午兩點鐘光景，我們的輪船航行到卡利阿里亞角的對面，如果照海員的話來說，是在它的橫側方。卡利阿里亞角，深深地突入海裏。在海角的最前端，有一座白色的燈塔。而在海角以南海面，就是避風港；那些揚着布帆的船隻，可以在避風港內安安穩穩地躲避北風。

這兒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方。一七九一年七月，海軍上將烏沙柯夫就在這兒襲擊土耳其艦隊。海戰繼續了三個多

鐘頭。土耳其海軍被打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逃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在戰勝土耳其海軍的同時，蘇沃洛夫在對土耳其陸軍進行的多次戰役中，也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驚慌萬狀的土耳其蘇丹只得求和……

輪船在保加利亞的斯大林港停泊後，就向博斯普魯斯進發。

我們友好的鄰邦——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已留在我們後面。

我們代表團有幾位團員從前到過這兩個人民民主國家。他們各自回憶了羅、保之行，他們談到羅、保的新建設工程，談到這兩個年輕的人民共和國的新人物，他們不絕口地讚美這兩個國家的優美民歌……

我們談到那位來自斯大林城的保加利亞陌生人，他如何熱烈地歡迎我們這些蘇聯人，他如何兄弟般地握着我們的手。

我們還談到保、羅、蘇三國人民的友誼，這種友誼不止為東南歐，而且為世界的和平事業服務……

我們的輪船快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了。

海上風平浪靜。一朵朵的烏雲在空中飄行。這些烏雲表明：不久以前，這兒的天氣還很惡劣。在我們前面，在那些不知名的海岸上，又出現了沉甸甸的青灰色的雲團。雲團慢慢地移動着，彷彿有把握遮住整個天空似的。

起初，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面還相當開闊，有二又四分之一哩寬（合三·七公里），分隔着歐亞兩洲。以後，海峽逐漸狹窄起來。

我們順着海峽航行，好像是置身在運河中。海峽長約三十公里。伊斯坦布爾在我們的右面出現了。伊斯坦布爾對岸，只要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就能到烏斯庫達城。

伊斯坦布爾好像是歐洲大陸在海邊的一座半圓形劇場。全市分成兩部分：新城和老城。新城在歐洲的部分，無論是房屋和街道，都比較好。老城和新城之間，橫隔着金角灣。

岸上的景色，清晰可見……這座城內外有百萬人口、又有別墅的大城市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就在離城不到幾公里的地方，却是市鎮和鄉村。它們滿佈海峽兩岸。

瞧呀，那幾家城郊的飯館，生意多麼清淡啊。飯館裏的燈火，寥若晨星。在沿海的公路上，不時有小汽車駛過……

在我們輪船上空，飛過一架美國飛機，隨即降落在伊斯坦布爾。

在我們輪船旁邊，開過一艘美國輪船。船身上，從頭到尾，長長地漆着一行很大的英文字：“Stivenson line”（“斯蒂芬遜號”）。這就是說，這艘輪船屬於某某斯蒂芬遜開的公司所有。

伊斯坦布爾就是古代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城。當地有很多古代遺留下來的建築物。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愛亞·索菲亞，高高地聳立在平靜的博斯普魯斯海岸上。經過歷代土耳其蘇丹的改建，現已成了一座清真寺。

我不由得想起了土耳其蘇丹的種種血腥罪行。他們曾使別國人民遭受過多少苦難啊！

土耳其侵略者的鐵蹄，踐踏過高加索、克里米亞和巴爾幹

半島的土地。他們壓迫阿爾巴尼亞約五個世紀。土耳其蘇丹給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帶來的是深重的災難。他們破壞了別人的文化，在別國城市的廢墟上，修建清真寺和監獄。

今天的土耳其，已成為土耳其普通人民的地獄，土耳其人民的遭遇，是飢餓、疾病和沒有文化。

下面的一段對話，是土耳其作家法赫利·埃爾金奇在鄉村學校開學的一天記錄下來的。

“開始點名。

……一下子就有好幾個學生替那些缺課的人答話。

我點到‘維利·阿克索依’。

‘不到，先生。’

‘他當牧童啦……’

‘往後他再也不能上學啦……’

‘哈基則·果爾梅茲？’

‘她披面紗啦，先生。’

‘她媽媽不准她上學，說她長大了。’

‘阿利·戴納茲？’

‘他在幫他爸爸耕地。’

‘穆罕默德·卡列里？’

‘他媽媽在打穀子的時候死了。’

‘那麼，愛舍·塔什奇？’

‘她有個小弟弟，她要照應弟弟……’

每天都是這樣。

冬天來臨的時候，鄉下開始鬧饑荒，接着又鬧病，哪兒還

顧得上上學呵……”

關於土耳其農村的貧困狀態，連土耳其本國的報紙上也有刊載。土耳其郵報這樣說：“居民們過着中世紀式的生活。沒有學校，沒有助產士，沒有醫生，沒有藥品……居民們在黑暗世界過着毫無指望的日子。”另外一家報紙——勝利報證明這一點說，在小亞細亞的鄉下，農民們根本不知道土耳其有沒有醫生。

土耳其有一千二百萬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僅在最近幾年內，就有十五萬手工業工人破產。

土耳其衛生部承認，在一九五一年內，死於營養不良的兒童就有三十萬。

現在，土耳其人民正在進行着反對本國壓迫者的鬥爭。伊斯坦布爾的工人，在“任何力量不能使我們放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這個口號下，採取了越來越多的行動。亞歷山大勒達的碼頭工人，在一年半內罷了三次工。狄林則、伊斯密爾以及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也曾一再宣佈罷工。

農民起義，也越來越多。土耳其朱姆胡里耶特報認為，農民和土耳其憲兵之間的衝突，“具有真正戰鬥的性質”。

當我眼望着這些昏暗的鄉村，再拿它們來同燈火輝煌的住着顯貴達官的伊斯坦布爾新城對照一下，不禁使我想起了傑出的土耳其作家沙巴哈金·阿利的話來。他描寫一隻屬於富翁的“幸福的狗”，說：

“如果我們全國的每個同胞，哪怕只擁有這幸福的狗所有的東西的十分之一，我發誓，我以後再也不寫什麼悲哀的小說

了。”

可是，沙巴哈金·阿利寫了不少悲哀而憤慨的短篇小說，並且因為這個而遭到了不幸，他已經在一九四八年被殺害。而那些殺害他的兇手，說不定正在伊斯坦布爾的街上，乘着從大洋彼岸運來的小汽車橫衝直撞呢！

達達尼爾海峽

伊斯坦布爾的西面，正對着馬爾馬拉海。城市的倒影映在水裏，好像反映在鏡子裏似的。

天上沒有一絲兒雲彩。藍黃色的兩邊海岸，放射狀的又開去，以後又在達達尼爾海峽慢慢地收縮起來。

光禿禿的兩邊海岸，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一片荒涼。瞧，右岸有一條黃色的公路。可是，在這條公路上，不但沒有人行走，就連車輛也沒有。在炎熱的烈日下，大地彷彿已經酣睡。

在愛琴海海口的左岸，有一個土耳其小城，叫庫姆卡列。這一帶的泥土房屋，又低又矮，像是被壓扁了似的。這兒的貧窮程度由此可見。

這一帶海岸非常險峻，不大見到草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就是從前煥赫一時的伊里昂城，它又名特洛亞城。想必你們已在荷馬的伊里亞特裏面知道它了。這位偉大的希臘詩人是這樣描繪這個地方的：

舉目四望，到處是丘陵、懸岩絕壁和山谷；

茫茫蒼天，無邊無際……

古時候，阿亨人和特洛亞城的保衛者，曾在這兒激戰。就